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八十六回 女諸葛定計捉高封 玉山郎諸兵伐猿臂

且說慧娘送希真去了，當晚帶領數□騎，教劉麟保護出營，到一高阜處，吩咐手下人把那新制的飛樓裝起來。慧娘坐穩了，二□人拽動繩索，樓內四小卒攪起樺車，那座飛樓豁刺刺的平地湧起四□餘丈，眾人無不駭異。那慧娘在飛樓上，往下觀看高封的營寨，只見各帳房燈火照天，梆鑼喝號，兩點蛙鳴價的熱鬧；又看那營後蘆川上五座浮橋，也有些燈火，蘆川的水湯湯的響；又把那兩邊的形勢看了，笑了一笑，吩咐四小卒把樺車銷釘拔去，那座飛樓豁刺刺的溜了下來。慧娘同劉麟回營，對眾人笑道：「高封這廝全不知地利，背水紮營，又當著天灶，破他時真不費力。今夜若去劫營，便可了賬。只是孩兒們都辛苦了，且將息著。俛倖這廝們再寬活一夜，明日取他不遲。」正說間，忽報荀桓、劉麟二位頭領都到。慧娘甚喜，接入相見。慧娘把明日破敵之計說了，荀桓道：「姑娘見的甚是。只是我不去劫他營，也要防他來劫我。」慧娘道：「那廝吃主帥破了他法，今夜未必敢來，然不可不防。」遂將那三□六名弓弩手調在前營，防高封用妖法劫營。這裡吩咐軍政司，暗備火攻器具。那知這夜高封竟不來。次日早晨，慧娘傳令道：「今日巳時，必有西風，二哥可將蘆葦乾柴載大船五隻，另用小船二□隻，帶領五百名水軍，在蘆川上流埋伏，高處探望。但等妹子收兵，便乘順風駕火船，燒他的浮橋，斷高封歸路。二哥深知水性，可當此任。真將軍領一枝人馬，多帶飛天噴筒、火毬、火箭，去柏樹林內埋伏。只看浮橋上火起，這廝們必去救，便領兵直搶他的左營，燒他的寨柵。高封口兵來救，真將軍且退，放他過去，卻繞出柏樹林後掩殺。那時他軍心惑亂，不敢廝殺，不死於火，必死於水也。大哥病體初癒，未可衝鋒，領一枝兵去蘆川下流高官墳埋伏。高封敗走，必走這條路，大哥就彼擒他。高封遇著高官墳，不死何待？二位苟將軍相助奴家，領正兵出戰，須要如此如此，後面樹林內多用旌旗，教他疑惑，不敢窮追。」調遣部畢，真祥麟道：「那有全營兵馬，一齊都出戰之理？」慧娘笑道：「與這等無謀匹夫廝殺，何必盡如法。」當時荀桓、真祥麟見慧娘遣兵調將，用計微妙，甚是吃驚，喝采道：「真不愧是女諸葛！」當時都依計而行。慧娘同荀桓、荀英領兵直叩高封寨前挑戰。

卻說高封被希真捆倒，搶回營來，眾人都解不開那拘魄金繩。高封將解索咒念了幾遍，那條索子只是解不脫。高封驚道：「這廝的真武廖有雷門罡氣在內，我的法寶被他禁住了。若待□二雷門旋回本位，須得一個周時。只好等待天明，取太陽真炁破他。」那高封直捆了一夜，尋思道：「我的法術修煉多年，到處無敵，卻不料陳希真這廝有如此法力，怎得勝他？可恨魏虎臣這狗才，我一力舉薦他來守景陽鎮，他只袖手旁觀！」便叫軍政司再行公文，去催魏總管進兵；一面申詳制置使，請嚴行申飭魏虎臣按兵不動之罪。

挨到天明，偏又是個陰天，不見太陽。高封又沒有驅雲的本領，只好忍耐，等一個周時。將近辰刻，聽得營外金鼓吶喊之聲，報進來有賊兵討戰。高封被捆綁，動展不得，令緊守寨門，休要出戰。慧娘見高封不出，教軍士們辱罵許久。時候恰是正午，高封的拘魄金繩方才脫下，手腳都捆腫了。看那金繩時，靈氣散盡，已是無用之物。高封便領兵出營對敵，只見猿臂寨兵馬排成陣勢，荀桓兄弟分列兩旁，手中劉慧娘，身乘銀合白馬，淡妝素服，揚鞭大罵道：「高封賊子！你害我祖母性命，如今自投死地，早早下馬受縛，免得姑娘費力。」高封大怒，捏決念咒，把劍向空一指，只見黑雲蓋下，狂風大起，半空中成千成萬的飛刀，雪片也似劈下來。慧娘便教那三□六名弓弩手，把希真的法箭望空射上去。發不到百□枚箭，早風雲皆散，那些飛刀紛紛飄落，原來都是蘆葦葉。高封見法被破了，叫孫麟、李鳳鳴出馬。荀英出迎，略戰數合，慧娘便鳴金收兵，將人馬退了。高封道：「這廝無故收兵，莫非有謀，且叫探看。」回報沒有埋伏，高封方驅兵追趕。慧娘領著兵馬只顧走，更不回頭。

高封追了一程，只見小校來飛報：「前面雜樹林內有無數旗幟隱現。」高封道：「我料這廝必有埋伏，且休追趕。」只見猿臂寨的兵馬，抹過樹林轉灣去，都不見了。那時秋高氣爽，風聲甚大，吹得那些樹上的紅葉都颯颯的飄下來。後軍忽然發起喊來，高封大驚，忙問何故。軍士道：「望見本營火起。」高封道：「休要驚慌，快收兵回。」便叫孫麟、李鳳鳴斷後。眾軍漢急行沒好步，氣急敗壞。正走間，只見本營敗殘兵馬奔來道：「苦也，上流頭一隊火船，乘著順風衝來，燒燬浮橋。我等去救時，不防早路上柏樹林內，又殺出一路賊兵來偷營。西風正大，怎敵得他順風縱火，大營已被他奪了去也。」眾軍齊聲叫苦，高封魂不附體。趙龍道：「小將也勸太守不要背水下寨，如今浮橋燒斷，怎尋歸路？」高封道：「我原要置之死地而後生。」便大叫道：「眾軍將聽者：我等已無歸路，何不隨本府死戰！」對趙龍道：「這廝全兵都出，燉煌必然空虛，可乘虛奪了他的，再做道理。」趙龍道：「此計大妙！這廝必料我回救大營，半路上截我。我偏不由他打算，竟奪他的燉煌。正所謂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」

高封大喜，便引兵殺奔燉煌。正走得高興，只聽得軍笛嘹亮，山坡下轉過一位絕代佳人，乘馬緩轡而出，只得□餘騎護從，正是慧娘。慧娘道：「高封，你已渡過蘆川，可想還有活路哩！倒不如早早受縛，也不過一死，卻不省了許多驚恐力氣。你待要奪我的燉煌，不要想失了心。」高封大怒，見慧娘沒多幾人，便回顧眾將道：「上去捉這婆娘來，再與劉廣說話。」眾將吶喊搶殺上去，慧娘回馬便走。忽然一聲號炮，荀桓、荀英兩路殺來，兩翼下萬弩齊發，矢如驟雨。那弩便是諸葛連弩，慧娘遵依舊法改造過。原來諸葛明明的連弩，是一臂一弓，一弓發□矢，每一發□矢齊出，矢長八寸，匣內共容矢八□枝；慧娘改作一臂三弓，每一弓發三矢，三弓並發，九矢齊出。矢長一尺五寸，匣內共容矢七□二枝，弓硬箭細，又遠又准。慧娘一到猿臂寨，便畫出圖樣，教巧手匠人連夜打造，名曰「新法連弩」。當時連弩亂放，把高封的兵馬射倒無數。高封抱頭鼠竄，孫麟早射死在亂軍中。荀桓、荀英驅兵掩殺，迎頭又撞著真祥麟殺回來，兩面夾攻，殺得高封七零八落。李鳳鳴被祥麟一槍刺死。高封用一用妖法，便吃那法箭射掉了。慧娘傳令：「只顧搶奪器械馬匹，休去追他。」荀桓道：「再一陣戰就擒住了，何故放走他？」慧娘笑道：「怕這廝走到那裡去，落得送與大哥處擒了，也教我大哥出口氣。」眾皆大笑。慧娘收兵回營，吩咐軍士們將器械衣裝都收拾起，整頓一輛檻車，封皮先標好，只待囚了高封，一齊回山。又遣人報上山去，請劉廣先將劉母靈前打掃潔淨，待高封解到，就好祭奠。降兵並活捉的，都另監一處。

卻說高封引敗殘兵往東逃走，回顧追兵已遠，看手下只剩三百多人，大半都是帶傷，哭聲不絕。高封仰天大呼道：「我高封有何罪，一敗至此！」便下馬少息，對趙龍道：「我兵不得過河，且順著下流，到沂水縣去，討船隻渡過岸，回府調兵，再來報仇。制置使劉彬總是我哥子的門生，未到得治我失機之罪，況有魏虎臣坐視可推。沂水縣不知還有多少路。」便問：「此地是何地名？」有軍漢認識，道：「這裡是高官墳。」高封心驚道：「這地名不美。我姓高，又在此為官，高官墳莫非是我死地？」說不了，喊聲大起，山凹裡一彪軍馬殺出，為首一籌好漢，橫著三尖兩刃刀，分明是二郎神下凡，大罵：「腌臢害民賊，想逃那裡去！」高封見是劉麟，魂飛天外，上馬便走。趙龍知道劉麟武藝了得，當年應武舉時曾吃過虧，到此怎敢抵敵，保著高封逃走。劉麟追上，趙龍心慌手亂，抵擋得五七合，被劉麟連臂帶肩，砍下馬去。高封逃到蘆川岸邊，跳下馬，懷中探出一件東西，拋入水內，只見一條蛟龍浮起，高封騎上蛟龍，亂流而渡。劉麟追到，高封將到中流。劉麟忙掛了刀，卸下彈弓，搭上一粒銅丸，拽滿釘子，一彈丸打中高封肩胛，一個筋斗拉下水去，蛟龍已不見了。恰好上流頭二□餘只鑽風船，衝波激浪飛飛下來。船上站著一籌好漢，赤條條穿著條犢鼻褲，手拿一把鉤鏈槍，正是劉麟。當時劉麟見高封落水，撇了鉤鏈槍，跳下水去，將高封捉上岸來，取繩索捆了。劉麟大喜。那三百多兵，已都投降。兄弟二人歡歡喜喜解高封口營。慧娘將高封下了檻車，齊掌得勝鼓回山寨。慧娘領眾將繳令已畢；希真、劉廣大喜，當夜先將高封同阮其祥一處監下。

希真傳令，將投降的官兵並活捉的共一千二百餘人，盡皆釋放，各賜酒食壓驚，受傷的急與醫治。希真撫諭道：「你等休要疑心，我並不造反。只因高封這廝殘害百姓，是我大仇人，不能饒地。你等都是清白良民，為這廝受累，我心不安。你等可都回去，免得父母妻子懸望。有不願去的，我也重用。悉聽你等之便。」眾軍都流涕拜謝，內中大半有老小的都願回去，有小半願在山寨。

希真便將要回去的都送下山，只將衣甲器械馬匹都留下。荀桓道：「山寨正在招兵，恩公何不都把他們留了？」希真道：「強用人者不畜。我開發他們去了，不惟杜絕後患，且教他們去傳揚我山寨仁義。日後官兵再來，其勢必敗，受我所制。」眾皆歎服。真祥麟道：「還有阮其祥的兒子阮招兒，是高封的兒子，小將已活捉在此。這個逆種，休要輕饒。」希真教帶過來。眾人看時，只見那小雜種生得杏眼桃腮，打扮來又標緻。又有一樣作怪，不知怎的，那臉龐兒卻活像真祥麟的模樣。正是夫子貌似陽虎，只是邪正不同。希真又細細看了看，大喜道：「快解放，休綁壞了！不要殺他，留了我有用處。」劉廣道：「這等過種，姨丈留他則甚？」希真道：「我自有用處，眾位不知。快去備間房屋，將好飲食調養他起來，休要驚壞，我自有用處。」眾人不解其意。

次早，劉廣將劉母靈前鋪陳起，側首又設立劉二娘子的靈位。將高封、阮其祥週身洗淨，對面縛了，跪在劉母靈前。劉廣率領兩個兒子親自動手，將高封、阮其祥剖腹剜心，祭奠了劉母。眾頭領都換了素服臨祭，劉廣都謝了。祭畢，將高封、阮其祥的屍首搬出去，做一堆燒化了。教慧娘就那焦原山下崢嶸谷左近，選塊吉地，並選個吉日，安葬了劉母。劉廣對希真道：「我等本不欲拒敵官軍，今殺了高封，難保無官兵再來。倘來時，索性再敗他一陣，教他日後不敢正視我。」希真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使教真祥麟領五百兵鎮守嫩煌；麗卿將息未愈，教劉麒代理前部先鋒，在山南下寨；其餘都照舊職事。劉麒坐了第六位，劉麟排在第七，荀英排在第八，連麗卿、慧娘，共是□位頭領坐位。又差細作到東京、梁山兩處，探聽消息。

希真每日寅、午、戌三時，進麗卿的淨室步罡踏鬥，替他收攝神氣。到那七日頭上，雖然無事，尚兀是昏暈了一二次。到二□日後，希真將乾元鏡照看那麗卿時，見他元神已收復了大半。希真喜道：「這遭不妨事也！好個妮子，根器恁地厚實，此後我不必日日扶持。」又吩咐道：「你越要安心靜養。這乾元鏡切勿時常用，將房子照得通亮，元神得瞭亮光，又要往外飛走。」麗卿都應了。希真又叫人彩買青銅，叫匠鑄就銅鐘一口，高一丈三尺，重五千四百斤，上面都是雷文雲篆寶天書。鑄成，便築壇祭煉。眾將問要此何用，希真道：「眾位休問，日後自見。」自此以來，猿臂寨日日操演軍馬，整頓軍務，不題。

卻說魏虎臣屯兵神峰山，不敢便進，只探聽高封勝負，欲待高封得勝，他方進兵。雖連接高封的公移催逼，他只不敢動。那日探得高封兵敗遭擒，全軍覆沒，嚇得魂靈兒逍遙於無何有之鄉，便收兵回景陽鎮。躊躇不決，想道：「都說這景陽鎮怎樣一個美缺，不料地面如此不平靜，起初鑽謀他則甚？」意欲告病休致，又捨不得目下地位。不多日，都省飛檄下來，催魏虎臣進兵，句語□分嚴重，卻還不知高封陣敗。急得個魏虎臣，大小便只顧往下廝逼。當日只得升廳，聚集眾軍官商議進討之策。魏虎臣道：「上憲若知道高知府被害，這個擔兒都丟在我身上。叵耐劉廣這廝□分猖獗！我想此等草寇，亦不用大隊兵馬都去，爾等誰去收捕？倘不能勝，那時本帥親統大兵，與這廝決一雌雄。爾等有何良策？」

當時自都監以下，一切大小軍官，聽魏虎臣這片言語，都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真是人人泥塑，個個木雕。半晌，不覺惱了階下一位少年英雄，走近階前聲喏打參，厲聲高叫道：「相公休要耽憂，小將不才，願請發精兵二千，付與小將，到猿臂寨生擒陳希真，獻於麾下。」魏虎臣與眾將都吃一驚，看那人時，年紀不過□八九歲，臉如傅粉，唇如丹砂，聲如鸞鳳，分明是一位哪叱太子，正是那本貫儀封人，玉山祝永清。原來祝永清向在五郎鎮做防禦，因此地防禦缺出，調他過來補授，正在魏虎臣標下，到任沒多幾日。魏虎臣屯兵神峰山時，亦不曾調他。當時魏虎臣把祝永清相了一相，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本帥本要用你，因得知劉廣是你親戚，此事礙著。」祝永清道：「上覆相公：劉廣雖與小將有親，卻不甚近；便近，他此刻已背叛朝廷，還去認他做甚！小將前去，便連劉廣首級一齊取來。」魏虎臣道：「只是你年紀太輕怎好？」祝永清那股火從丹田裡進上來，叫道：「相公，不是小將誇口，只借精兵二千，悉憑小將主意，如空手回來，甘當軍令。便責下軍令狀！」魏虎臣道：「他那裡有四五千人，現在高知府五千多兵馬都沉沒了，你說只帶二千人如何夠？」祝永清道：「若是他處官兵，就派上二萬，小將也不敢去。只此地軍馬，係雲天彪相公訓練慣的，況又是相公接手，他那裡人雖多，都是烏合之眾。小將因聞知得陳希真那廝亦善用兵，不然還不消二千人。」魏虎臣見無人肯擔此任，只得用他，便取了軍令狀，問道：「何日動身？」永清道：「還挨什麼日子，今日請發大令，明日就走，還怕官兵什麼放不下！」魏虎臣道：「明日是往亡日，不利興師，後日大吉，便在教場點齊人馬送你起行。」方才傳號令，教各營軍馬，後日一早教場聽點。祝永清大喜，辭了總管回營，收拾軍裝，心中暗笑道：「待我擒了陳希真，好教那廝們吃驚！就被那廝們冒些功去，也不值什麼。」當夜無話。第二日，各營得令，都吃一驚，道：「怎麼叫一個孩子典兵，豈不誤事？」

第三日，魏虎臣大排頭踏，到了教場。那挑齊的二千人馬，都備行裝在教場裡伺候。祝永清全裝盔甲，請了號令。魏虎臣祭了大纛，付了兵符並花名冊，把了上馬杯，賞了一副花紅表裡，派了兩員團練、四員提轄輔佐。那兩個團練便是謝德、婁熊。又把四□貫錢、五□瓶酒，分賞眾軍。魏虎臣道：「我按寶鏡圖，選定今日午時，軍馬出西南方生門，大吉。」祝永清只得遵依，挨到午時，三個號炮響亮，鼓角齊鳴，三軍一齊動身。那些軍將們的父母妻子，少不得啼哭相送。祝永清引著人馬往西南走了一遭，仍復轉來，歸東北大路，往猿臂寨進發。魏虎臣並眾將巴不得他成功了。

當夜安營之時，永清教把那軍令狀寫作一面大旗，堅在中軍帳前，傳諭各營道：「諸君聽者；我祝永清雖官微職小，今當重任，軍令是朝廷定制，不能不申明一番。諸君倘有過犯，莫怨不才作威。便是不才的至親，也不能救他。不才自己犯罪，也無人替得。軍法無親，各宜凜守。」就叫軍政官寫下札，各營都付一通。謝德稟道：「各軍因魏相會到任後，錢糧還支不到手，人人怨恨，怎好？」永清繃眉道：「這也難怪魏相公，我聽得那運糧通判好生怠慢。如今公事要緊，只等凱旋後，賞賜外多加一分奉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再去曉諭他們。」那團練出去了，永清歎了一口氣。當夜永清親自出營查看，果然了得，真個是：令嚴鐘鼓三更月，夜宿貔貅萬灶煙。靜蕩蕩的都遵他的號令，心中甚喜。

不日到猿臂寨，前面探馬報來道：「有一隊賊兵來了。」祝永清傳令把兵馬的退二里，就靠山臨水，紮下了營寨，點了兩隊人馬，吩咐兩個團練的計策，說道：「倘是陳希真親來，得他中計，擒住了，功劳大家有分。」遂引兵出陣迎上去，正遇那技人馬。當頭一將，正是劉麒，橫著三尖兩刃刀。只見那祝永清立馬陣前，端的好裝束。一頂噴銀紫金冠，束住一頭綠雲發，後面一掛如意銀牌，垂著五寸長短玄色流蘇；穿一領白銀連環鎧甲，襯著白緞子戰袍，係一條束甲獅蠻帶；腳穿一雙卷雲戰靴，騎一匹銀合馬；手裡提一枝四□斤重鑲鐵鍊就的水磨鏡面方天畫戟，左邊腰下懸一口龍泉紅鑲寶劍，一張青樺皮雕弓放在麒麟囊裡，右邊一壺白翎鑿子箭。旌旗影裡，映著那傅粉臉兒，週身上下雪練也似的白，冠上又一顆酒杯大的紅絨楊梅毬。立在陣上，望見對西隊伍整齊，也暗暗喝采。高聲喝道：「兀那賊子出來見我！」那劉麒橫刀縱馬而出。原來二人雖有瓜葛，卻未會面，故大家都不認識。劉麒罵道：「你這廝奶牙未退，漿水兒還不長足，便到這裡來討死麼！」永清大怒，驟馬挺戟，直衝過來。劉麒拍馬舞刀迎住。戰了七八個回合，永清抵敵不住，拖戟敗走。劉麒見他武藝低微，追上去，官兵抱頭亂竄。劉麒招呼軍馬，吶一聲喊，一齊並力追趕。永清引了敗兵逃命。

趕了一程，遇著兩邊山腳，劉麒恐有埋伏，使人探了，卻並無一人。永清已去了一段路，劉麒再追。看看追上，前面已是永清的營寨，劉麒傳令放這環槍炮。只見永清的後面一層人霍地分開，前面乃是一片白地，槍炮都打入空地裡去，並不見一個人，連永清也不見了。劉麒大驚，情知是計，即要退兵。只聽號炮響亮，戰鼓齊鳴，永清的兵抄兩邊殺來，劉麒的人馬大亂。永清飛馬挺戟，直取劉麒。劉麒奮力來迎，戰了數合，大吃一驚，方識得他的真實本領。幸虧劉麒武藝還敵不过他過，卻不敢戀戰，回馬便走。永清追來，前面謝德、婁熊截住去路，劉麒道：「這番沒命也！」忽然喊聲大起，槍炮震天，劉麟、荀桓、范成龍一齊殺進來，救出劉麒，且戰且走。祝永清追殺一陣，劉麒等大敗虧輸，折了許多人，帶敗殘兵馬奔回猿臂寨去了。

祝永清這一陣，只八百人，敗陳希真兵馬一千五百，真是個少年良將。當時掌得勝鼓回營，將猿臂寨的兵，生擒二百多人，斬首三百餘級，奪了許多戰馬器械。查點官兵，只□幾人帶傷，不曾壞得一個。當時傳令把首級號令，申報魏虎臣，把那生擒的都解了去。眾兵將見祝永清如此英雄，無不敬服。

卻說陳希真聞官兵殺來，傳令教劉麒迎敵，自己正議點兵接應，忽見劉麒敗回，伏地請罪。希真怒道：「你為何挫吾銳氣？時

常講論兵法，難道連埋伏計都不識得？」劉麒道：「那廝並不用埋伏計，他詐敗，甥兒追上，用連環槍攻打，不知怎的他變了片空地，人馬卻從兩邊抄出。我兵大亂，止遏不定，故此失利。」希真也吃一驚，道：「這是虎鈴陣。景陽鎮什麼防禦，能用此陣？」劉麒道：「那廝是個美貌少年，武藝了得，卻不知其姓名。」荀桓道：「我已探得，叫做祝永清。」希真大驚道：「原來是他來了，怪道你們著他道兒。麒甥起去，下次將功抵過。」劉麒叩頭謝了，立在一邊。劉廣道：「他在五郎鎮如何到這裡？」希真道：「想是近日調來。天下就有同名同姓，那得相貌武藝如此都同。既是他來，須得我親自走遭。」

正商議間，真祥麟也敗上山來道：「祝永清提兵殺來，把燧煙奪去。小將兵少，抵敵不住。現已逼近寨前。」眾皆大驚。希真道：「請慧娘出來。」慧娘到面，忽又報來道：「祝永清遣人下戰書。」希真批來日交鋒對陣。希真問慧娘道：「敵人慣用虎鈴陣，怎樣破他？」慧娘道：「何不用燕尾陣？」希真笑道：「我也正這般想。只是我前日見你那燕尾陣，卻勝似我的，可惜將弁們新學會，尚未熟諳。我只好照顧陣前，陣後須得你親自去指撥料理，我才放心。」慧娘道：「甥女上陣，必須要人照管，卿姊姊又不曾好，怎處？」希真道：「你勿憂，我已安排定了。」便向劉廣道：「襟丈同麟甥護持令愛。」劉廣應諾。希真又到淨室中對麗卿道：「你小心在意將息，我去破敵，不日就回。」麗卿笑道：「孩兒近日照鏡，影子全隱了，精神力氣，覺得與平日無異，此刻出戰也去得。我想何必定要守到四□九日，好不悶損人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休要亂說。多的日子過了，恁地性急，又生後患。」麗卿應了。希真誠飭各處嚴緊守禦，留真祥麟、荀英守山寨，自同劉廣、劉麒、劉麟、荀桓、范成龍、劉慧娘，點了三千兵，同到山下，對著永清的營盤結下三個大寨。

當夜在寨安息，劉廣說計道：「此人既與我有親，何不寫封信去，以理勸他？」希真笑道：「你看得伏他這般容易！此人義烈，不減雲天彪。我想收伏他，好歹要片心血。我有一計，須如此如此。」劉廣道：「此計太險，恐行不得。」希真道：「不妨，我算得他定，正好在他身上用。」便傳齊眾將，將前半截的計說了。眾將都依令去行。

次日，祝永清對兩個團練道：「我這虎鈴陣，有好幾番變化。我料陳希真被我勝了一陣，他必不防我再用此陣，我卻偏要重用一回。不必定要詐敗，只須交戰濃酣，汝等便分兵鉗他的後隊。只怕那廝們會用燕尾陣，卻也難勝。今日陣上，汝等看我的畫戟為號：那廝們如不用燕尾，我把畫戟一擺，你們只顧把虎鈴抄去；我若不擺，切不可胡亂，只去陣後作奇兵伏著，接我的正兵。他若識破不追，我無大勝，亦無大敗。」商量定了。

兩家各飽餐戰飯，一齊合陣。永清點了一千二百人，希真仍是一千五百人。兩陣對圓，希真全裝結束，挺丈八蛇矛出馬，大叫：「請對面陣主答話！」只見兩面盤金白繡旗開處，祝永清立馬陣前。亭亭一表，希真暗暗喝采。希真橫矛馬上，欠身問道：「祝將軍，你莫非是風雲莊雲威老相公的令外孫祝玉山麼？」永清道：「然也。你既知我名，為何不降？」希真道：「我久聞將軍大名，正要並個你死我活。門你不過，降你未遲。」永清怒道：「你這廝莫非就是陳希真？」希真笑道：「上有皇天，下有后土，不敢相欺，老夫便是。」永清大怒道：「你這廝，朝廷有何負你，你敢背叛？」希真笑道：「朝廷怎樣待你好，你這般幫他？」永清大怒，罵道：「殺你這沒良心的賊子！」把畫戟往後一擺，直衝過來。希真啼啼笑道：「哥兒，老夫正要請教你的武藝。」交馬戰了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希真道：「且住，我有話說。」二人各收住兵器。永清道：「你有甚話？」希真道：「上覆將軍：希真也是朝廷赤子，戴發含齒的人，實因奸臣逼迫，無處容身，到此避難，須不比梁山上宋江，有口無心。望將軍開一線之路，哀矜則個。」永清道：「好漢，我前你須使不得乖覺。你既自己明白，何不歸順？不肯，便快把首級與我帶去。」希真罵道：「你這廝顛倒不識好歹，看矛！」又戰了□餘合，希真撥馬回陣。永清付道：「這廝並未輸，為何就走？莫非是計，不可追他。」只見劉麒出馬，又戰了□餘合，又撥馬便回。荀桓又來廝殺，范成龍亦出馬來攻，荀桓便回。永清付道：「這廝們武藝又不平常，卻為何不肯力戰，莫非耍我乏？」只聽得本陣一片鑼響，永清忙撒了范成龍就回。這邊范成龍也不追趕。

永清回陣，問押陣官道：「何故鳴金？」押陣官道：「後隊來報，左首林子裡有猿臂寨旗號，恐有埋伏，故請將軍回來。」永清道：「既這般說，且把陣腳紮定，防他衝突，待二位團練將軍動靜。」說不了，一騎馬飛來報稱：「兩位團練抄進去，都失陷在賊兵的陣後了，六百人馬一個都出不來。」永清大驚，忙傳令後隊先退，自己在陣上斷後，緩緩收兵。那知希真並不追趕，卻在陣前大吹大擂，吹打著那《將軍得勝令》，明明是送他歸營。永清兵馬退遠，希真方才收兵。永清道：「這廝為何不追？」正走著，左首林子裡戰鼓大起，喊聲大振，一派旌旗蜂擁殺出。永清拍馬來迎戰，只見那彪伏兵，殺到一望之地，擺下隊伍，齊齊立著，卻不殺上來。軍前大將乃是劉麒、荀桓，豎起一面大白旗，上面大書八個字道：「陳希真義釋祝防禦！」永清看見，又驚又怒，欲待上前廝殺，又恐中了計，只得回營。卻安然無事，半個兵馬都不失。永清歎道：「我一時負氣，魏虎臣面前誇下海口，不料陳希真果然利害。他明明得了勝，卻不肯殺過來廝逼，這不過是要招致我。希真，希真，你枉自用了心計！雖承你愛我，要我祝永清降你，除非海枯石爛。如今折了兩員團練，六百多人馬，怎好回去見總管？不料我祝永清死於此地。除非用這一條計，看他何如。只是他見利不動怎麼處？」——看官，原來陳希真用那燕尾陣，恐祝永清識得，不來上鉤，特將連環一字露頭，待他虎鈴抄來，卻都兜入燕尾。那裡面自有劉慧娘相機施行，一個個都生擒活捉了，不曾走脫半個，叫做：皮笊籬下豆兒鍋，一撈一個罄淨。陣裡的玄妙，只有希真、慧娘二人識得，其餘都是依計行事。永清竟被他瞞過。——那祝永清□分納悶，心中想道：「就用這計，即被他識破，我也無害，況他正小覷我。我正好乘他不防備，攻進去。」當時傳令，教各營預備，明日辰牌拔寨都退。又叫那四個提轄，都與了錦囊密計。

當夜永清悶悶不樂，燈下披甲觀書。忽一牙將來報稱：「兩位團練，同六百軍士，都回來了。在轅門外候令。」永清驚道：「怎得回來？快喚他兩個進來，叫眾將都在轅門外候著。」永清當即傳雲板收帳，只見謝德、婁熊背剪著進來，伏地請罪。永清忙下帳來，親解其縛，扶起道：「非干二位將軍不勇，皆我不識陣法之故也。」問起如何得歸，謝德、婁熊道：「說起羞殺人！被他擒去，並不傷害，反用酒肉款待，一切軍器馬匹盔甲都送還，不知是什麼意思。又有書信一封呈上。」永清道：「書且慢將出來，且把那些軍士都點紮歸伍。」永清都親自過目看了，退了帳，特喚謝德、婁熊問道：「怎地被他活擒？」二人道：「奉令抄到他陣後，只見兩行疏疏朗朗的人馬，側斜列著。小將們看得不在眼上，便衝殺進去。他忽地卷了過來，裡面無數人馬，重重疊疊，都是門戶。小將們眼都花了，地下絆馬索繃滿，無一個立得住腳，都被他捉了去。」永清聽罷，歎服道：「此人的才學□倍於我，可惜朝廷不知，這廝心腸也忒變得惡。」便取那信來看，上面寫道：「避難罪人陳希真致書於防禦大英雄祝將軍麾下；竊念希真係出名門，授京畿南營提轄，征討西夏，亦獲功績。草木有心，何至背恩著此。無奈權臣煽惑，四海雖大，無希真立錐之地，若不為瓦全，則先人血食，由我而斬，罪戾滋重。夏四月，道出風雲莊，得瞻令外祖子儀世叔，並見將軍所書《洛神賦》，心醉神馳者數月。」永清看到這段，卻吃一驚。再看道：「令外祖諄諄訓迪，言猶在耳。今萬不得已，伏處草莽，苟延殘喘，未敢忘朝廷累世厚恩，效宋江之為也。將軍過聽，興師問罪，希真不敢與將軍抗。且希真非不能為宋江之所為也，假使將軍之主帥魏虎臣，親統大軍，辱臨敝寨，非希真狂誕，當使其匹馬不還。今欲保全首領，不得已驚侮部曲，敬歸麾下，敢謝萬死。希真虎口殘魂，不足為將軍用武也，惟望將軍哀憫鑒察，速賜解圍，則再生之德，無任感激。倘得奸佞伏誅，罪人無辜，侍教有日。天日在上，希真心口不符，願他日肉腐平原，血膏斧鑕。書不盡言。陳希真哀鳴頓首。」

永清看畢，暗想道：「這廝也到過外祖家。」又把那信看了幾回，心中側然。忽然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廝欺吾太甚！」把信與諸將看了，對眾人道：「這賊明是買服我。」便傳令點一千二百人馬去幼寨，叫那兩個團練看守本營，四個提轄分六百人接應。吩咐道：「如見火起，並力進攻。他追來，須如此如此。」把以先錦囊都收回了。已是三更天氣，自己引六百人，銜枚勒馬，竟襲陳希真左營。只見三座營裡，燈火照天，便喝令拔起鹿角，吶喊一聲殺入去，卻是個空寨。

永清知有準備，便把兵馬約退。忽然號炮震天，火把齊明，漫山遍野兵馬殺來。永清傳令道：「按隊收兵，亂動者立斬！」壓定人馬，那六百人並不驚惶，緩緩而退。只聽得敵兵大叫道：「主將有令：祝永清由他自去，誰敢驚壞了他，軍法從事！」永清又

羞又怒，拍回馬大叫道：「陳希真好男子，出來與我戰三百回合！」由你喊破喉，沒人睬你，那敵軍只顧自己吶喊。永清氣壞了，只得回兵，那四個提轄已來接應。永清回頭看那陳希真的兵馬，好似兩條火龍一般，捲入營去，並不來追。永清歎道：「陳希真真大將之才也，可惜，可惜。」回到營裡暗想道：「我本不去殺他，只道他不備防，得一勝仗，便好回兵。卻又吃他料著，又不肯追上來。他這般多謀，只軟困我，怎生贏得？這廝既發此信，必然不肯出戰，如何死守得過？」坐坐想想，天已明瞭。忽報魏總管處有差官到，與差去的人同來。永清連忙接進。

那差官將著官兵的犒賞等物，並賜與永清大紅戰袍一件，又慰勞信一封，上寫著：「汝初出陣，便大敗賊徒，斬獲頗多，本帥甚慰，現在記汝之功。陳希真、劉廣能生獲更好。蕩滅之後，且勿旋凱，青雲山強寇跳樑，汝可以得勝兵進剿。功成之後，一並從優保舉。」等語。永清設酒款待差官。那差官動問近日軍情，永清道：「方才去劫他的營，吃他知覺了，不能取勝。」差官道：「總管相公日日盼望捷音，將軍切勿怠慢。」永清道：「陳希真那廝，尚有尺寸可取，吾欲用緩功收伏他。」便修了謝賞稟封，內並稱述「陳希真才有可取，心肯歸順，殺之可惜，意欲招安」等語。那差官少不得要需索好看錢，各項開銷，永清只得竭力發付與他。差官去後，永清料希真必不出戰，想了一想，只得寫了一封信，差人送去希真營裡。

希真聞知永清差人來下書，便恭敬迎接，厚待來使。看那書之意，乃是寫著「朝廷之恩必不可負，君臣之節必不可虧，祖宗之名必不可辱，竊據之事必不可為。如肯革面投誠，必有自新之路」等語。真是寫得懇懇切切，言言珠瓊，字字龍蛇。信後面又批了數行云：「永清受命征討，有進之義，無退之辱。軍讖曰：萬人必死，橫行天下。今永清有君子二千人，能令必死。倘永清得選橫草之烈，君亦不利。君如執迷，永清先死，君噬臍繼之矣。」希真讀罷，大喜，重賞來使，止問：「祝將軍近日起居安否？」並不提起軍務之事。慫慫送來人出去，也不發回信。劉廣道：「襟丈太費手腳。既要他降，昨日他來劫營，何不就拿來了，以禮勸他？」希真笑道：「你不看見他退兵時的閒暇，後面必有準備。若去追趕，必中了他的機會。他斷不肯輕臨險地。即使擒住了，禮勸他，也決不肯降。我如今只教他心服，方能收他。」正說著，忽報：「小姐在轅門外求見。」希真笑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只見麗卿全裝披掛，帶著幾個女兵，上帳來參見父親。不知麗卿到來，有何故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